

## 新手上墙

五味人生

## 阳台种菜

◎李存见

看到邻居家的阳台上种花种菜长势喜人,我心生几分羡慕,也想在自家阳台上试试。

找来一些泡沫箱,从外边挖来泥土,又去买了生菜、菠菜等种子,老婆揶揄我“要开家庭菜园”。

刚过三伏天,我就把青菜和生菜种上,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却不见出苗。种子店老板告诉我,种菜要讲时令,菜种一两天会膨胀准备出芽,可遭到暴晒就干瘪了。

听了老板的话,我在九月下旬又重新种上青菜。三四天后小菜苗陆续破土,我望着绿莹莹的小青芽有说不出的高兴。谁知没过两天,就生了蚜虫和菜青虫,把小菜苗啃得像秃子的脑袋。我一急,拿出灭害灵喷杀。谁知虫死了,小菜苗也紧跟着枯死了。

我有些灰心想放弃,这时老婆在一旁鼓励道,你闲着也是闲着,就把种菜当成一种娱乐吧。于是,我又在九月底种上菠菜。

有了之前的经验,加上我的精心呵护,菠菜苗长得很壮实,谁知一场意外悄然而至。一天早上,我打开窗户,眼前一片狼藉,菜苗不知被什么鸟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冷静下来后我心头一横:不信我种不成菜。

我重新翻土下种,几天后只见小菠菜苗陆陆续续从土里冒出。为了防止小鸟再次入侵,我用塑料布把菜围起来。过了两天再看,碧绿碧绿的叶片煞是喜人。

每当我望着阳台上绿油油的菜苗,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和期待。

(作者系洛龙区龙丰社区居民)

生活百态

## 教哥哥开车

◎张鹏涛

哥哥忙里偷闲考了驾照,可车技不精,不敢上路。周末,我回到老家教他开车。

哥哥坐在驾驶位,我在旁边保驾护航。车缓缓启动,迎着朝阳向山沟外开去。面对乡亲们的招呼,哥哥探出头答话,我赶紧提醒他开车要直视前方。车以低于20公里的时速行驶,先后被小轿车、大卡车、农用车、电动车超越;看前面有行人,哥哥没打转向灯直接把车移到了左车道;见对面来了大卡车,哥哥几乎要把车停下来让路……在我的鼓励和引导下,哥哥终于把车开到了一条车少的公路上。

哥哥按照教练的要求加减挡,把时速提到了45公里。他双手紧紧攥着方向盘,眼睛死死盯着前方,也顾不上看两边的后视镜,额头微微渗出了一层细汗。在公路上开了几个来

回,他变得越来越紧张。我给他指出不少问题,多次提醒他不要双臂大幅度交叉转动方向盘,甚至大声呵斥着要去拉他的手。临近中午,哥哥大概也被我的啰唆烦到了,就说:“不练了,该回去给爸妈做饭了。”

看着哥哥微驼的背和两鬓些许的白发,我不由想到哥哥几十年来的不易,脑海中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他教我学骑自行车的情景。大大的月亮挂在天上,哥哥在后面扶着车给我壮胆,后来偷偷松开了手,告诉我:“往前看,别回头,大胆点!”就这样,我慢慢踩着脚蹬上路了。

“和骑自行车一样,往前看,大胆点!”我轻声地对哥哥说。哥哥似乎放松了一些,车稳稳地朝家的方向驶去。

(作者系栾川县石庙镇政府工作人员)

凡人小记

## 小姨

◎赵文涛

驱车一千多公里,从北京赶回豫西家乡的一个小山村,只为参加小姨的三周年忌日。一路上,思绪纷飞,对小姨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小姨是那么年轻漂亮。她常年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,那辫子油亮顺滑,仿佛能流淌出岁月的温柔。小姨有着白白的皮肤,大大的眼睛,眼神中总透着无尽的温柔与慈爱。

我小时候总喜欢和小伙伴偷偷跑到小姨家玩儿。姨夫是做木匠活儿的能手,十里八乡姑娘们的嫁妆都是他做的。小姨家的日子过得不错,小零食也不断。

记得一个星期天,我和小伙伴来到小姨家,她拿出一瓶蜂蜜。那蜂蜜色泽金黄,如琥珀一般,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小姨用小勺舀出一点,轻轻地放入我的口中,那醇厚甜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绽放,顺着喉咙滑下,一直甜到了心底。

后来,小姨在镇上盘下一个店铺,做起了凉皮、凉粉。我最喜欢吃小姨做的凉皮,那凉皮每一张都薄如蝉翼,晶莹剔透。切好的凉皮宽窄均匀,码放在碗中,加上豆芽、黄瓜丝等配菜,绿的绿,白的白,色彩缤纷。再配上精心调制的辣椒油,瞬间就能勾起人的食欲。

初中毕业后,我去当了兵,见小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后来在北京工作,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。当我再次踏上回乡的行程,竟是参加小姨的葬礼。

这次参加小姨的三周年忌日,我站在她的遗像前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小姨那温柔的笑脸,听到了她亲切的呼唤,然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。

时光无法倒流,我们只能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,不要让亲情在岁月的流逝中渐行渐远……

(作者系洛龙区龙城社区居民)

咱爸咱妈

## 带父母坐地铁

◎王自佼

洛阳开通地铁后,远在家里的父母很想来体验一下,我决定帮他们实现心愿。

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了,上次来洛阳还是七八年前的事。也就是那次回去不久,母亲不慎摔伤了胯骨,打了两个螺钉。让人欣喜的是,母亲经过治疗、康复、锻炼,几年后竟然扔掉了拐杖,一向不服老的母亲做饭、养鸡、种菜一如以往。

这次带父母来洛阳坐地铁,为避开旅游高峰期,我提前把二老接到了洛阳,每天把要去游玩的地方计划好。每到一个地方,母亲都迫不及待地摆好姿势让我拍照。坐在地铁上,母亲微闭双眼,我问:“怎么了?”“跑得太快了,看

着头晕。”她笑着说。

最后就是请父母坐高铁了。我们提前3天就在网上进行了预约,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情况,热情交代了注意事项,两地高铁工作人员又进行了沟通,我安排弟弟准时接站。当我们顺着无障碍通道通过安检站,走进候车大厅,志愿者小丁热情地迎了上来,帮忙用轮椅把父母送到了站台。

到家后,父母对乘务员赞不绝口,说一路上得到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,找座位、端茶水……听着手机里父母激动的声音,我的嘴角也上扬起来。

(作者系涧西区兴隆花园社区居民)